

短篇
皆屬
名作
佳本

文苑創作
十二名家

康德十年九月十五日印刷
康德十年十月十五日發行



▲短篇名作集▼

定價一元六角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

朱 楠 秋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

何 一 鳴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

東 方 書 店

奉天市北關區大北街四段二一七號

董 致 榮

奉天市北關區大北街四段二一七號

關東印書館株式會社

編 輯 人
發 行 人
發 行 所
印 刷 人
印 刷 所

團

圓

節

文

俊

目次

園節.....文 俊

母子倆.....張 金壽

八千個日子.....袁 素輝

殘羽.....王 石子

血液書.....羅 漢

張瞎子與王絕戶.....靳 五

肚子.....唐 楷

離婚.....蘆 沙

青龍劍.....畢 基初

第三個師父.....侯 少君

淡藍的花與紅葉.....唐 芮

駱駝蹄子之死.....汪 家社

東 武 善 溫 劉 行

東堂子胡同的西口，恰恰對着煤渣胡同郵局，這兒在早日是寂靜的很，尤其是黃昏之後，在郵局斜對過有一家小菜攤，幾年以前，簡直的就疑牠不是商舖，門面是破舊不堪，都發了黑灰色，裏面也暗得要不得，永遠看不見有多少的主顧，但是近來却大不同了，門面上都刷了一層新亮而鮮明的油漆，並且貼了一些惹人注目的紅綠紙條，裏面也都煥然一新，一看便知道這是改成了鮮菜店，

每到黃昏之後，這座鮮菜店更出了大的風頭，各色的電燈，炫眼奪目的閃爍着，大號的播音機廣播着，如不是很熟的本地人，一定會認錯牠是電影院，戲園子，或是很發達的澡堂子，然而，門口却相反的沒有一些聚集的人，和徘徊的散步者，這情形和以往一樣的寂靜，沉默，我想這一定是受了牠——鮮菜店——以南以北和早前一樣的黑暗，而造出冷清的原因吧，一個深秋，不，恰是中秋，恰是仲秋節的黃昏後，本來天氣是不太冷不太熱的秋之氣候，然而今年却冷得異常，人們都會穿上了棉衣，在昏暗的馬路旁，有一條模糊的影子，漸漸的由南向北移動過來，沒有一個人注意他，甚或有人疑惑他是吸毒的乞丐，或是不法的賊，因有他一個人很緩慢的沿着牆根角的黑暗的地方走着，他有些顫戰，兩隻手插在舊袍子的兜裏，他悵望着，一會兒抬起頭來看看懸掛在東方的月兒，由樹縫裏透出了皎潔的光亮，一會兒又低下頭去，沉思不語，仍是緩慢的走着，左面的紅樓上，有幾個男女的影子在玻璃窗

上映了出來，彷彿是在宴會，忽然發出了胡琴的聲音，他靜心聽去，辨別出唱的是，八月十五月光明……，他喃喃自語的說，啊，八月十五，家家都要過團圓節的啊，……是的家
家都要過八月十五的，他也想起了往日的仲秋，一家人都聚集在一塊兒，都圍着院子裏的大
桌子，靜盼着月老娘出現，一直的等到她很嬌媚的在東方姍姍的走了上來，向下面溫斌的垂
視着，這時小弟弟妹妹便會歡呼了起來，向着她和桌上擺的兔爺叩起頭來，接着便分月餅，
吃葡萄，毛豆……，憂鬱的父親此時一定要結着蒼白的鬚鬚，露出了笑容，母親也會把花了
的眼睛笑得擠出淚來，說着一些慈愛，甜蜜，動人的團圓話兒……，啊，人倫之樂，多麼
美而有價值的回憶啊，可感慨的回憶啊，已竟三四年沒有享過這樣的樂趣了，今年的離家，
小弟弟喊着說，哥哥，今年要回家來過八月十五，別再讓媽流淚了，回來的時候，給我捎栗
子來，別忘了，……，這是多麼刺心的囑咐啊，怎樣會忘記，但是，媽媽的淚還得讓她流
啊，

他回想着，沉思着，猛覺得眼前一亮，他很驚異的說，這不是電影院嗎，怎樣到了這裏
，……，啊，啊，是新發市的甯陞鮮菜店啊，他望了望擺着的蘋果，鴨梨
，玫瑰酒，月餅匣子……，便垂下頭來走了去，不到十步遠，便聽見由他
鮮菜店、的門框上放出了幽美的聲音來，細細聽去，已竟快完了，彷彿是慈母曲末節，……

……他呆呆的聽着，眼一動不動的直視着，身子倚在電燈桿上。這時忽又發出了淒涼哀婉的音樂來，他的心弦也跟着撥奏了起來，……異地風雲此恨長，雙雙珠淚濕羅裳，旅館淒涼夜未央，月照紗窗若斷腸，……萬里空遙想……悵望，……慘愴，……彈不盡悲歌一曲，血淚兩行，……啊，多麼悲慘的昭君，多麼動人的淒婉之曲啊，他似木雞一般的倚在電線桿上，身體有些不平的顫抖，啊，在他那枯黃的臉上，被電燈照出了兩道鏡明的亮光，由眼角裏經過面頰到嘴角，一直的到達了胸前，

鮮菓店的學徒出來開板窗，向着這個可疑的人注視了好久，直到關完了窗向裏走的時候，還注視了一眼，彷彿是說，這個可疑的人，爲什麼到十二點了，還在這兒站着，並且對着這麼冷的風天來流淚，哭泣，

這個可疑的人，慢慢的在破衣兜裏掏出了一封信，一封折疊得不成模樣的信，抽出了模老的信紙，在昏黃的電燈下又把牠伸張了開來，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出是這樣的幾個大字，一看就可以猜出是最深度的花眼的老了的筆跡，

秀兒知悉，信及報紙都已收下，勿念。關於所提交費一節，汝可向學校方面或是同學處暫時通融一下，現時家中拮据萬分，院中尚有積水四尺，不見低落，全家仍避居於房上，汝

母咳嗽癆病日益加重，汝兄正患瘧疾，余亦患水腫，兩足麻痺無知覺，全家無一健全者，且天氣日寒，西風日緊，食糧多屬糠糲之類，人人面形菜色，汝二姪女，瘦而多病，日夜啼哭，似此處日之道，將何以已。

汝離家之時，目中含淚，余固知之，然同患難於房上，毫無益處，不如上京就學，俟將來有所發達，雖質衣典破，父亦樂爲之。奈洪水阻路，寸步難行，故汝所携者僅東西鄰共漆之二十圓耳，一路盤費，及學費伙食，亦不過一月之佣，父曾職教育界及二十年，似此情形廣見不鮮，自父遭難之後，家資罄盡，至此，已疲於奔命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徒呼奈何而已。

汝幼時家境尚佳，年愈長家境亦愈頹，至今已達四壁蕭蕭之窮境。造物小兒，何弄人如此之甚耶。

汝來信中所云，失敗是成功之母，貧苦是顯達之素，自古英雄多產自市僧，名士多生自貧家。若劉邦韓信之流，負薪映雪之類，且流落街頭，飄泊異地者，率多宦貴之後裔，失馬焉知非福，獲璧焉知非禍。富貴由貧賤而來，貧賤乃富貴之末。若余家今日之困乏，焉知明日不朱門列鼎耶。低在爲之而已矣……誠若汝之所言，努力掙扎，前進不息，必有成就，前途可望……。

願積水早日退去，父疾及汝兄之疾稍癒，學費自能如數寄去，不必過慮，家事更不必懸念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汝可安心求學，勿失父望。

父 字

他的名字單是一個秀字，從小便跟着飄泊的父親過飄泊的生活，曾在一個山明水秀的鄉村中讀過小學，那兒雖然是山明水秀，而民俗世風却很敦厚，有許多的地方都顯着粗野，不過，層層疊疊的青山，彎彎曲曲的綠水，撲鼻的花香，悅耳的鳥鳴……都給與了他永遠不滅的印象，後來，父親又要到另一個地方去，他也祇有踏上另一個飄泊之路，這樣一個幽靜之鄉便與他絕緣了，一直到現在。

當別雖之一刹那，是他永生不滅的印象中之一焦點，風吹着帆船廬着水流慢慢流動的時候，他那活躍而幼稚的心，變成了痛苦死寂而蒼老的磁石，這些好似鬧喪的送別者，暗淡的天色，淒厲的風日，和這些刺目的曾經住過的茅屋，遊玩過的山水……都值得吸引磁石之與鐵般的吸引，一聲去也，兩岸的垂柳彎着腰恭送着，黃鶯領着百鳥奏着歡送之曲，

悠悠的行者，渡過了驚心而駭人的鬼哭崖，待到了危險的莽牛嘯時，一陣犬風，船上的人們都狂喊着，狂喊着，掙命的狂喊着，祇聽得喀刺的一聲，船的前艙是觸了礁巖，就是莽牛角，水手們都躍到水裏去，狂喊着，掙扎着，後面趕來的船隻，和岸上住民的跑來趕

救，船面已竟陷進了水面，船上的人們都被拉到岸上來，或是跳到別的船上去，這樣的忙亂到午後，沉下去的船裏的東西也撈上來了不少，然而，受傷而驚恐過度的秀的祖母，便暈暈沉沉的睡去，永久的睡去了，

三個多月的縞衣流淚生活過去了，

到了永城，祇好另安一個家庭，父親仍然拿着教鞭過活，家景一天倒比一天興旺了起來，這樣一年復一年的過了下去，秀由孩童升到了中學堂，多麼有望的家庭啊，多麼可慶幸的前途啊，

一家飽暖，千家恨，秀的父親因為拒絕了一位屢顧不厭的借貸者熬棍火，在一個正月初七的夜晚，就受到了大神爺的恩惠，便紅光滿天的孽孽搏搏的響了起來，人們都由睡夢中驚醒了，逃命的逃命，救火的救火，直到天亮才告一段落，秀的母親抱着弟弟擁着妹妹在牆角向着灰燼哭泣，秀和他的父親也祇有陪着哭泣，歎息，哭笑和安慰，

秀的父親感到少親無友而居家異鄉的外來戶，是很難討得公平的，還是以為地熟是寶的坐地虎的腿粗，便一口做惱，蹣跚了蹤跡，不再渡這飄流的生活了，

回到了他們的故鄉——有着祖產的原籍，田裏的生產，和一個小商店的收入，秀的家庭又整頓了起來，能過着超過一般農民的富裕生活，秀的父母都已經到了五十幾歲，不再想到

外邊去奔波，但希望過着這樣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以安老境，而同時又極力的培植着秀和他的弟弟，希望把他都攻讀到鄉下人，喊做大官——大學或留洋生——的地位，

人們的生活永遠是曲線的，不會永靜，也不會永動，這彷彿是上帝的金規玉律，

當秀將要完成高中最後的一年，啊，是八月吧，彷彿是很冷的天氣，人們都穿上了夾衣

或棉衣——尤其是早晨和夜晚，一天的午後，校役送來了一封掛號信，他——秀——與高彩烈

的接了過來，心裏想，又是匯票，恰巧又到了交飯費的時候，啊，真是知子者莫若父母，多麼可感激的啊，當折開來便覺得有些愕然了，不但沒有匯票，而且是母親的筆跡，很草率模糊的寫着，秀兒知悉，近日家中地面荒亂過甚，汝在校凡事多多留神，無事不可出校，亦切不可回家，雖見汝父之手跡及印章，亦切不可回家，更不可如言以往，切切……

母 字

啊，這是多麼可以驚異的信啊，真是倏忽其來，風雲莫測，秀自接信之後，天天都是在疑悶，惶恐中過活，除去向家中寫信追問以外，便向各處的同鄉處詢問，所得的結果仍是望風捕影的斷片枝葉，一直的過了一星期，才接到了家信，接到了一封流淚的家信，

是的，在一個寒冬而靜寂的夜裏，秀的全家在做着甜美的夢，忽然聽得房上砰砰拍拍的響了起來，接着便跳下來七八個大漢，把門窗都給砸破了，把屋裏的東西，都翻箱倒籠的弄

了一床一地，所有的錢財和細軟都給擄了去，臨走的時候，又將秀的父親拉走了。僅是穿着單的睡衣跣脚，一直到天亮，家裏的人們尋着足跡，發現了許多的血滴和被木柵撕破的衣布，都痛心的號哭了起來，比死亡更慘酷的痛哭了起來，翌晨黎明秀的父親臉上和身上滿都染成了一個血人一樣，酷似被判決死刑的囚徒遇着大赦的時期救出來的樣子，呻吟着的竟在自己家門口的角落裏，這時秀的全家都是默禱着上帝的恩典。

軍警聞風勦捕了來，某個夜裏對抗中，聽說匪賊方面被官方捕捉去和正法的死傷不少。不多日，又接到了警告，是夜間貼在門上的白字條，三日之內，定來洗滌全村，以報我弟兄掛彩之仇，……英雄金錢豹留，金錢豹，遠近知名的金錢豹，說得到便做得到，多麼可怕的警告啊，全村的人們都起了恐怖的神情，由着親戚的設計，便在一個夜間，僑拌着收拾莊稼的模樣，我們一家人偷偷的逃了出來，逃到那兒去，到海亭埠去吧，因為從小跟着伯父的秀的大哥是在海亭埠的，傷心過度的秀的母親便在此時患了急性的肺癆病，

全家已竟遷到海亭埠來了，秀再也忍不住了，便告假跑回家去，啊，多麼悽慘的家庭，父親是二目有些失明了，很明顯的東西，和大的字還可以看見，而且骨瘦如柴，母親是患了直不起腰來的癆病，從每一個人的服裝上，面容上，可以看到一切都是窮困的，悽苦的，一年的時光，匆匆的過去了，

在暑假中，秀回家裡去，每天除了寫些稿子而外，也幫着家裡來工作——家中給製篩工廠束篩沿，給製巾工廠紡紗，借以獲些工資。父親常常到外面去拾些乾柴，碎菜，哥哥天天都要出去做工，這樣家裡還不致於挨餓，這是一個多麼勤勞而貧苦的家庭，

然而，貧難之神偏會降到貧難人的身上，使他們仰天歎息，垂地流涕。在將要黃昏的一個晚上，正是暴水的決堤，水汹涌的流着，山塌海嘯一般的怒吼着，狂奔者，不到一小時，水面已竟過了上門檻，秀的一家人都站到一房脊上，眼看着一些傢具都在水面上漂蕩着，聽呀，四圍的哭喊聲，咚咚的倒房聲，嘈雜成了一片，悲慘到了萬分，如果若是有十八層地獄的話，我相信那一些冤死鬼神哭鬼嚎的慘狀也不過是如此罷了，

在那兒睡覺，那兒去避風雨，吃什麼，喝什麼，……都成了問題，尤其是那些釜無隔夜之粟的難民們，

阿秀，明兒是你們學校開學內日期，我先給借些路費，你就去吧，還有三年便大學畢業了，難道還是如此嗎，關於家裡的景況，你就不必掛念了，天無絕人之路，無論怎樣困難，我也非要你攻到大學畢業不可，將來能不能爭光耀祖，完成老人之志，如兄弟之願，就要看你自己的作爲了，……父親苦笑着，灰色的眼珠向天上望着，眼角滴清淚，

秀兒……咳嗽了一陣，秀兒……八月十五能回……回家來嗎，……還是……回家

……回家來吧，……你看……我……還能等……到……下一年的八月節嗎，我們……我們一家人……再過一個……一個……一個團圓……團圓節吧，咳嗽着，哭泣着，痰裡帶着很顯明的血絲，她腦筋中一定很清楚的現出咚咚的倒房聲，和一陣淒涼的慘嚎聲，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天一下雪，小山就不能出門了，

他不出門誰出門，媽媽出門，買菜，送活，在颼風下雨的日子都是媽媽的事，

媽媽年老了，禁不住寒冷的侵襲，禁不住路途的遙遠，媽媽已經不年青，媽媽怕冷天送活去，怕冷天買菜去，然而媽媽得去，不去不成，

今天的雪下得很大，一片一片棉絮般的由天上飄，飄，飄到地面上走，小鳥兒懶於出窩總在檐下叫喚，老黃狗懶於動轉，便爬伏在昨晚睡覺的地方，盡力使身體縮小着，蜷伏在檐下的小角落裡，街坊家王老太太，也到了太陽走到東南角兒才起炕，因為她有兒子拉洋車來養活她，她起那麼早幹麼，

只有媽媽，天一亮就得起來，先把昨晚包好的一包衣服送給米麵舖的老西去，然後抱了由老西那里換來的玉米麵，再買一棵白菜走回家來，小山大概尚在被內，或許剛剛起炕，那麼，媽媽升完火我該和麵了。

媽媽回來的時候臉都凍得青青，眼淚在眼裡轉，鼻子也是紅紅的，放下來麵口袋，趕快把手放在口邊去噓，等到手指變過顏色來，才作她的事，媽媽主張作飯，後再作活洗衣，因為不吃飯彷彿沒有着落，吃完飯收拾完畢就可塌塌實實的去作活了，所以媽媽起來就作飯，作完飯就作活洗衣，給人洗作完了就趕緊送去，送去就好拿錢買麵，買麵回來，媽媽就作飯

媽媽沒有一刻閑着的時候，

媽媽是爲小山哪，

小山是媽媽最後的一個兒子了，他有過四個哥哥，全都在不過十歲時死去，最後這個已經有了十八歲，媽媽才放心來，媽媽說，前四個都是要賬的小鬼，討足了他的欠賬就回去，媽媽上輩子欠他們的，所以這次來要賬，不算母子，不算親人，是結這個債務的關係來了，然而媽媽却又不免傷心，因爲究竟他們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，活生生的死去，以此不能再見面叫乖乖，也實在是件懊喪事，提起來就眼紅，說呀說的就哽咽不成聲了，不過現在還有這個真正的兒子，看着眼花兒似的，心裡還痛快些，不然，媽媽說她早就尋死去了，現在，就憑着這個兒子活着呢。

媽媽說小山雖是她的真正的兒子，然而命太苦了，生不到二年就死了父親，父親是在職務上死去的，作巡捕正在站崗時忽然在離他崗位不遠的地方出了搶案，一會，聽見了槍聲是聞聲前去的官人與匪人打起來，恰巧匪人逃走正經過這裏，父親要得這件功勞，却不料空手的人怎敵得過持槍的匪，於是就殉職了，過後得了殉職後的恤金，家裡就只剩了母子二人指着媽媽兩隻手給人作活洗衣，不足的就用恤金墊補，

媽媽常說，要是父親活着，小山就造化了，何苦總吃這玉米麵呢，